

驀然回首四十年 北美華人教會的蛻變 [1943-1983]

林慈信著 編輯室譯

導言

華人教會好像一隻在飛機場跑道上的飛機，正要起飛。她會一帆風順乘風而去呢？還是會遇到氣流？

華人教會也像一齣將要啟幕的戲劇。演員們是否已綵排有素，準備好粉墨登場？抑或戲劇要延遲公演？

著名英國史家湯恩比曾說，廿一世紀是華人的天下。這句話若對福音信仰的華人信徒屬實，那麼在整個基督教的舞臺上，北美的華人信徒是否會以風度翩翩的姿態站到舞臺的前方，抑或以審判、苦澀的表情出現？她是否會一直付出到沒有再可以付出為止？抑或她會貪得無厭地把見到的一切都吃光？她會否成爲山上的城、世界的光？

北美華人教會何去何從？她是否在生長？她是否忠於主耶穌基督的福音，且對現代社會龐大的挑戰和不斷的變遷有敏銳的回應？我們能從歷史學些甚麼？

甲、一個發明·兩個部分

「驚恐的年代」（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六三年）

就世界歷史而言，一九四三年是無甚意義的一年，但有兩件舉足輕重的發展，使華人在世上的地位全然改觀。其一，一八八二年美國國會所通過的排華法案在這一年完全廢除。一直以來，華人是唯一被美國移民局禁止入境的外族人，如今，他們可以自由地帶同妻子和家人移民美國。美籍華人家庭開始在美國植根。

其次，領事自治裁判權（extra-territoriality）在一九四三年亦終止，使中國政府可以在中國土地上，用中國法律及中國法庭審判外國犯人。（在此以前，在中國的外國犯人是在外國人的法庭上，根據外國的法律審訊，因此貶抑中國的主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以與全球國家平等的身分充分參與，成爲盟國之一。

不久大戰結束。中國陷入四年艱辛的內戰。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不久美國加入韓戰。在五〇年代中葉，麥卡錫的排左運動橫掃美國，使該國很多人被懷疑是共產黨特



務。一九六〇年左右，美國在蘇聯成功放射第一枚人造衛星的刺激之下，決心參加軍事和太空競賽。美國刻意要在科技發展上成為領導世界的強權。科學家和工程師一夜之間炙手可熱，成為天之驕子。

生活水準隨着科技的勃興而提高。冰箱、汽車、彩色電視及五花八門的家庭用品開始進軍每個美國家庭。在這個科技突飛猛進和崇尚物質的生活環境中，愈來愈多華人開始移民美國。雖然這階段的移民難與六〇及七〇年代的浪潮比擬，但總是一個開始。華人婦女的移居，誕生了所謂ABC (American-Born Chinese: 美生華裔)。再者，在韓戰期間，美國政府不容許留學美國的華人學生返回中國大陸，故給予他們獎學金完成學業，所以有很多人繼續深造，後成為醫生、外交家及其他專業人士。因此，在華人社區每每找到兩種相對的人士：移民與學生、工人和專業人士、住大城市及住郊區、掙扎的和成功的。華人社區遂漸漸成形。

社區成形的年代（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六三）

在這二十年內，北美的主流宗派在各大城市繼續其歷史悠久的華人福音工作——三藩市、洛杉磯、芝加哥和紐約等比比皆是。福音派教會也遣派平信徒在華人兒童當中開設主日學，在華人婦女中間則開始英文班和查經班。華人教會亦由此孕育起來。留學生則多開始組成團契和查經班。北美第一次學生夏令會在一九五七年假新澤西州 Harvey Cedars 舉行，吸引了約一百位學生。在這大會中，《使者》雜誌創刊，該刊後來由在一九六三年於首府華盛頓始創的「基督復興協會」出版。約與此同時，王永信牧師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市一個破舊的車房內創辦「中國信徒佈道會」，開始廣泛的華人福音工作。至此，服事華人教會的福音機構模式，亦具雛型。

北美華人教會的佈道和栽培方式，大致上是步中國大陸和亞洲區華人教會的後塵。留學生和移民在異地經受着「文化衝擊」，對主耶穌的福音有所反應，在信主後靈命也繼續成長。他們在地方性的教會和查經班內，得到靈命的栽培，這一切都成為他們後來創立不同事工的根基。

乙 時代鉅輪急劇轉動

基督教文明之死（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九）

六〇年代初，時代的節奏愈來愈快，把很多人拋在迷惘、無助、無根的景況中。六〇年代初，「披頭士」在英國利物浦聲嘶力竭，開搖滾樂世紀的先河。加州柏克萊大學的「自由發言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不久蔓延到大部分北美著名學府，學生們抗議越戰，反對資本主義者，抗拒工

業社會，且在一九六八年佔領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一九七一年，學生們在俄亥俄州的根德州立大學和警察正面衝突，後來，他們喊出「做愛，不要戰爭」的口號，遁入縱情色慾和毒品中。反戰運動誠然對美國社會造成相當的影響。不久越戰結束，「水門事件」徹底粉碎美國人對任何形式的政治的信心。能源的問題（肇始於石油危機）、環境的污染、經濟的不振等皆驅使美國人在個人金錢收支上努力圖存。在這種悲觀的氣氛下，有不少美國人（包括基督徒）竟視共產式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為發展新人類和新社會的另一模式。傳統基督教文明所強調的人性尊嚴、家庭和社區的重要價值，都一一崩塌下來。離婚遂變成司空見慣，墮胎一舉便成，同性戀者、婦女、同居者紛紛爭取自身權益。福音陷於四面楚歌之境。

這時華人亮相了。由於美國國會通過「甘迺迪法案」增加西半球以外國家的華人移民限額，華人得以數以千計的移民美國。無數的華人家庭、工人和學生湧到各大城市。一九七一年，沖繩島歸回日本的統治，日本且佔領釣魚臺羣島，不少華人學生遂憤激起來，掀動了一場短暫的學生運動，但不久卻分化成好幾個派系：臺灣學生、親中國大陸學生、亞裔華僑等……。與此同時，韓戰時代的華人學生的兒女們現已成長，這班美生華人青年遂使華人移民社區樣貌完全改觀。



華人教會的企業化（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九年）

在移民和留學生的湧潮中，有不少基督徒家庭、學生和牧師傳道人。學生們即與地組成自己的查經班，或成立華人基督徒團契。在北美的外國學生中，這是一個奇特的現象，在北美沒有別的外國學生比華人學生組成那麼多一組即成、由學生自治、獨立的基督徒團契。很多查經班後來組織成了地區性的夏令會或冬令會，但卻從來未舉行過全國性的大會（雖然七十年代中期曾有人作此夢想，並嘗試為學生運動尋索策略和方向）。一些查經班開始試用歸



經神學院，後來由北美大學校際基督徒團契推廣開

來。雖然不是每一個華人查經班都採取這一種方法，但透過加州栢克來大學一小撮領袖們努力的推介，這方法後來在很多地區已被廣泛採用。

隨著靈納法查經而來的是大衆傳播。栢克萊華人基督徒團契製作了「蛻變II」，是一套描述一個留美中國學生遭遇的幻燈片，藉友誼佈道法和團契的外展工作烘托出福音的信息。影音的結合，在七〇年代十分流行，這種形式的製作不但可用來佈道，很多福音機構也用來宣傳及籌款。

基督徒學生得到很多專業技巧的訓練，他們也把這些應用在佈道和門徒訓練的事業上。不少學生——有些後來成為教授或科學家——從創造論的觀點批判進化論。另一些把具影響力的英文福音信仰書籍譯成中文。還有一些以金錢資助有需要的事工（包括幫助神學生），或投資經營生意（但盈利撥充福音事工經費）。在这一切發展中，重要性的要算是市場學技巧的應用，不但在大衆傳播事工上（受衆調查）或推廣事工上。福音機構開始在北美推動不同的事奉，運用影音媒介，成立地區性委員會或董事會，出版通訊（還夾有印上回郵的地址，甚至郵資已付的回郵信封），建立經常應用的郵寄發行網。北美的華人教會遂企業化起來。

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再加上應用不少屬世的技巧，華人教會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很多大學和研究院的畢業生開設自己的教會，有些教會是從前學生們辦的查經班和團契的延續。另一些教會是因為人際關係崩潰所致（由此而產生的華人教會在北美為數頗多）。此外，由移民組成的教會，和生長於華埠的華裔青年組成的教會，數目愈來愈多。至於在近郊地方生長的華裔組成的教會，數目則不容易肯定，這些人大多有機會就讀更優秀的學府，在各行各業中將有頗大影響力，且成就不少。隨着移民教會、學生及專業人士教會的增加，移民

牧師和他們的家人也增加。他們和平信徒一樣，來美後就經受很大的文化衝擊，他們需要在一個急劇變遷的社會中掙扎、適應、求存。他們帶來亞洲教會事工的模式，牧養那些出身於亞洲、說華語的信徒，效果甚佳。但六〇、七〇年代的熱門問題，華人教會卻避而不談，儘管有一小撮人爭取要改革。

隨着華人教會和學生組織的加增，一種團結的意識就形成。很多華人基督徒學生參加北美大學校際基督徒團契三年一度的青年宣教大會（Urbana），隨他們而去的也有學生工作者和牧師。在一九七〇年的Urbana大會中，有些華人領袖就籌備了北美華人福音事工推進會議，結果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

一次，有關方面傾全力參與該屆北美華福會的工作。

以後歷屆北美華福會在伊州惠敦（七四年）、多倫多（七八年）、加州栢薩甸拿（七九年）及芝加哥（八三年）舉行。很多信徒對華人教會更大的合一

和合作的異象感到興奮，藉歷屆大會認識了來自北

美各區的信徒和領袖。在一九七八年的北美華福會中，幾位美生華裔基督徒領袖（黃光榮、黃光中、黃賜貽、阮培德）就成立了美華福音團契（Fellowship of American Chinese Evangelicals FACE）。該團契欲力挽狂瀾於既倒，遏止美生華裔信徒在教會及事奉工場上的流失，並為他們探索一條出路。北美華福會成為華人教會進一步事工的橋梁。華人教會在北美已成形。

一種新面貌隨着北美華人教會的企業化呈現出來。華人教會顯然在事工上更興旺、更成功，比從前有更好的裝備去傳福音。但儘管如此，華人教會似乎仍然沒有一個合一的行動，去把福音和週遭的環境結連起來，對於北美社會（特別是華人社區）尤其如此。長久以來慣用的「抗拒阻擋文化」的模式仍然存在，任何試圖超越這框框的人，總是會把基督教和世俗文化輕重倒置。福音的大能何時能夠突破文化的範疇，我們尚需拭目以待。

丙、未完成的交響曲

電腦時代（一九八〇至——）

一九七九年美國總統卡特與中國大陸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全世界皆注視北京方面的動態，一如注視華盛頓和莫斯科一樣。回教和阿拉伯產油國家的影響力愈來愈明顯。在美國，自從民權運動之後，其他壓力團體的聲音愈來愈響亮：婦女、少數有色人種、老人、傷殘人士等。美國再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大染缸，對每一種人皆來者不拒；反之，她看自己是一個吸納不同種族的聯合國。少數種族愈來愈被接受、流行，甚至有力量起來。最後，在工業、

教育、醫學及幾乎生活的每一層面，電腦變得無所不在。《時代》週刊在一九八二年選出微型電腦為當年的「風雲機器」，以代替歷年的「風雲人物」。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同聲宣告工業時代的結束、電腦時代（或資訊時代）的啟幕。

華人移民繼續湧到北美各大城市。加拿大的城市如溫哥華、多倫多，和美國的城市如曉士頓，使華人社區的整個樣貌更形多元化。中國大陸的移民和學生、越南和柬埔寨的難民、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簽證學生，皆使華人社區益形複雜。從前聚居近郊的專業華人，在「城市更新計劃」大勢所趨之下，漸移居城市；工人則從華埠移居更遠的地方，有時需坐公共汽車到一小鎮工作，在那裏住上六天，每週只有一次回家看看妻兒。城市和近郊的分野已漸趨模糊。現在有的是人種的多元化，方言和次層文化的多類化，和人口更平均的散佈。華人到底仍未能納入美國社會，但他們散佈在北美洲各個角落。

有很多華人仍繼續感受到作為少數民族的痛苦，但亦有人能開始執各行各業的牛耳。愈來愈多華人婦女修讀法律、醫學、商業等專門學科。中層以上的行政崗位已不難晉升。今天，做華人幾乎是「時髦玩意」呢！

陣前易將（一九八〇至——）

八〇年代是一個很私人化、功利化的年代。誰都只願自掃門前雪，在思想方面並沒有太大的突破。同樣，北美的華人教會在事工、佈道和組織各方面，仍因循過往的模式。十年來，有學生和專業的人士把工具帶進教會，今天，教會在處理現代文化一事上

應比從前更有把握。問題是：她會處理嗎？

北美華人教會在八〇年代所面臨的問題是領導的問題。誰會出來傳講神的話語？誰會出去宣講神恩惠的福音？誰會在社會挺身站起來彰顯公義？換言之，誰會在領導的地位上站岡？

一九八三年春，三分不同的報告書皆斷定美國教育是全盤失敗。過去十年來，華人學生和青年人的質素似乎每況愈下。今天，我們愈來愈不會用腦筋，卻愈來愈會用機器。我們愈來愈不會提發問題，卻愈來愈會被动地接受現成的答案。華人基督徒青年的領導權，似乎仍操在那些十年前仍在讀大專的人的手裏——換言之，他們都是三十開外的人。這實在是華人教會必須面對的問題。

誰來帶領華人教會？在美生華裔的基督徒當中，很多神學院畢業生皆失業，不能滿足華人教會要他們說華語的要求。很少教會能接納聘請一個只懂英語的全職工人。我覺得更重要的是，美生華裔需要更多了解出身於亞洲的華人——認識他們的思想模式、生活方式、行為和心態。同樣，出身於亞洲的

華人神學院畢業生，也需要認識美國文化，多多少少，他們都可以從北美的大學和神學院去認識。

今天，北美有好幾間福音信仰的神學院都在傳統的課程當中，提供一些科目、主修科或學位課程，去滿足那些對文化有敏銳醒覺力的華人牧者的需要。有些神學院主要是針對出身於亞洲的華人，有些則包括美生華裔，另一些則認真地研究中國文化。這一切都令人鼓舞，盼望當中有更多的合作和協調。

一九八二年，獻身全時間事奉的男女華人基督徒有一千人。現正在北美各大神學院及聖經學校中攻讀的華人基督徒約有四百人。這些人能否被引介入華人教會，或超越文化（第三世界）的差傳事奉？誰會支持他們、引導他們、給他們實習機會、並且呼召他們？我認識幾個團體是專注支持神學生的。目前，神學生們需要每一間華人教會支持他們，幫助他們完成學業及渡過實習時期，直到進入事奉生涯。

明日的領袖，必須有敏銳的文化觸角，有紮實的聖經基礎，並且能夠準備好和不同類型的人交往：華人和非華人、年輕和年老的、亞洲型的和北美型的……。另外，華人教會必須面對一個事實：需要聘請不同教牧同工牧養一間教會。在領導問題的背後有另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向華人宣講甚麼信息？我們是否宣講一個整全的福音——基督是給整個人的，基督是全人的主宰？抑或以往的分割仍會繼續？

華人教會正在跑道上，準備起飛。華人教會將在基督教的舞臺前方出現。她能否成功，全視乎有一些怎樣的領導腳色登場。

尾聲

教會如何增長？藉着使每佈道。不是每個人都是佈道家。不是人人皆可以講道，但基督的信心。人人皆可以做別心鄰居。當每一位信徒運用他教會就增長，教會內就有真正當世界看見基督徒不但信靠神任到一個地步，可以經常坦誠會增長。世界需要看見充滿愛基督徒的存在，他們的鄰居都

華人教會對廿一世紀將有

（作者為美國長老會聖約堂牧師）

一位基督徒參與個人，但人人皆可以做見人人皆可以分享他對人的朋友，用愛去關的屬靈恩賜的時候，的團契和肢體生活。而且彼此能互相信交通的時候，教會就的家庭，看見因為有被改變。何貢獻？

